埋在泥土裏的落花生

——試論文心的短篇小說

許素蘭

文心，本名許炳成，嘉義市人，生於民國十九年，畢業於省立嘉義高級農職森林科。

民國四十四年以「命運的征服」一文參加中央日報青年節徵文，得社會組首名，……四十七年復得「自由談」新年文賽首獎，……著有短篇小說集「千歲檜」（四十七年六月）、「生死戀」（五十一年九月）。（註一）

一

文心的作品，包括散文、電視劇本（註二）、中篇小說（註三）、短篇小說。若僅從有限的幾個短篇，實不能窺作者思想之全貌，因此，本文乃個人透過「生死戀」（註四）、「我行我歌」（註五）兩本書，對那顆曾爲文學付出生命，曾因文學而顫抖的心靈的探索而已，未敢言評。

二

綜觀「生死戀」、「我行我歌」裏三十三個短篇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文心的筆調是冷靜而無華的；常見的手法是——以「人」爲小說的主體，以敍述、表現「人」的際遇爲作品的軸心，具象的描寫多於抽象的譬喻。沒有濃艷的修辭，沒有新奇務巧的技巧形式，却是以一枝樸實而眞摯的筆，表現一個充滿人間味的

世界——與「現代」有一段差距的臺灣農村或小市鎮居民的生活剪影。雖是冷智的寫實手法，在冷智的文字背後，却溶匯了作者對於那些卑微單純、淳樸可愛的平凡人物濃厚的關愛與深沉的悲憫之情。文心筆下的人物並不局限在某一個階層裏，那些人物是普遍地存在現實生活中的。

下文乃就「生死戀」、「我行我歌」裏面的短篇小說，試作文心的小說人物概論。

在文心幾個以老人爲主角的作品裏，老人對某種生活方式的堅持，或固執某個理念的結果，有時會使他成爲一個近乎赤子的喜劇角色，有時却造成在現實中挫敗的悲劇人物，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悲壯。

「父與子」裏的鬍鬚，就是一個喜劇式的固執老人。鬍鬚在兒子成爲暴發戶之後，原可在家過著「老太爺」的生活，可是他却不肯放棄貧苦時的行業——賣菜，並且强調「一天不做事，就等於死了。」（註六）他那不合身份的裝扮與行徑，常令他的兒子們感到萬分困窘，然而那近乎孩童般任性的堅持，却使他成爲一個很可愛的老人。

「祖父的故事」裏那位喜歡喝酒、賭博的祖父，一生志在海上，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漁船，因此，他討厭收入頗豐的「剃頭生意」，而喜歡當一個落魄的漁人。可是，他那「不安於現實境遇，雄心勃勃地爲開拓生命，不惜把一切孤注一擲」（註七）的熱情，不僅沒讓他達成夙願，倒使他成爲一個在泥醉中死去的悲劇人物。

慈祥、充滿信心的老人，常常使自己的暮年更敷上一層生命的光輝。「土地公的石像」即塑造了如此一位生命如石頭般堅强的老人。對於理想的熱忱與信心，使「石伯仔」在他慘澹貧苦的刻石生涯中，又添上一種悲壯的色彩；他堅信，終其一生，他將完成一件眞正的藝術品，因此，在垂暮之年，他全力雕刻一座土地公的石像，同時，也把自己雕成一尊土地公。

不論是悲劇人物或是喜劇角色，文心所描敍的老人，總是一羣不肯向歲月低頭的勇者。他們堅持他們的原則與信心，至死不渝。

許多家庭的悲劇，往往導源於貧窮。一對平凡的、貧窮的夫妻，他們必須共同攜手、付出更多的心力

，應付生活，他們的奮鬪、辛酸、無可奈何……，或許只是一些很卑微的故事，却是存在於人類的普遍而眞實的遭遇。

由於子女太多，而以種種方式將孩子送人的事，在國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的今日，是一種很罕見的現象。然而無可否認的，廿幾年前，在我們那個貧窮、人口過多的農業社會裏，這種骨肉分離的家庭悲劇却是司空見慣的。「棄嬰記」雖以喜劇收場，「寄人籬下」的大舟，「養女的故事」的阿絲、「牧羊女與我」的牧羊女……，他們悲慘的境遇，則是另一次「棄嬰」導演的悲劇。

爲人父母者又何嘗願意骨肉乖離？

「出路」裏那位當總務股長的爸爸，爲了改善生活，爲了獲得升等，竭盡所能的成爲一個能幹且對公司忠心的職員，甚至孩子病危，他也不肯請假。他一切的奔波、辛苦，全是爲了孩子、爲了家庭，可是當孩子生病時，他却必須服侍那些在酒家取樂的上司，無法對他的孩子多看一眼。他那悲傷的小妻子的哭泣，不也是對貧窮的控訴嗎？

貧賤夫妻，也不一定是百事哀。「生死戀」裏面那對患難夫妻，表現的則是他們血淚的奮鬪過程中，一份刻骨銘心、生死不移的至情。

描寫現實中卑微的人物，表現貧窮家庭的景況，雖平凡而不落庸俗的手法，是文心寫作這類人物題材的成功之處。然而，對於這些家庭的悲喜，作者往往只做一種富於同情的現實反映，未能深刻地發掘潛藏其中的諸種問題，而其所含蘊的內涵也不够深廣。

做爲一個女子，在我們傳統的社會裏，經常是扮演著柔順、堅貞、忍讓……的角色。她們的社會地位相當卑微，甚至，本身的幸福也大多受命定觀念的擺弄，自己無法創造。雖然她們很柔弱的接受命運的安排，但是她們爲了完成「命運」所託付的使命，却支付了相當的勇氣。

文心小說中的女子，便是如此傳統的，既是强者又是弱者的女子。她們悲劇性之形成，也往往由於這種既柔順又堅强的個性。

「海祭」裏的鴛鴦，「養女的故事」裏的阿絲，「山地情歌」裏的阿女，同樣具有女子的柔順與純情，以及對於愛情的憧憬，可是她們却無法超越命運的

掌握，因此，當她們愛的對象與境遇發生衝突，而結合不利於她們所愛男子時，她們便選擇了自我犧牲與退讓，而讓愛情的幸福感幻滅。

女子所表現的強靱、勇毅之生命力，也遠超過她們脆弱、纖細的外表；爲救養父而犧牲生命的「花姑」如此，「生死戀」裏獨力撐家的女主角如此，「媽媽的雨鞋」、「怒張的太陽」裏那兩位勇敢的媽媽亦復如此。

情感生活，往往是女子生命的全部，因此，一個與愛情絕緣的女子，她的生命便顯得殘缺而枯萎了。「花瓶與檯臺」捉住一個出納員工作的片斷，表現一個將青春賣給工作的女子，終於讓青春消逝、愛情溜走，由於自傲，最後落入自憐的境地。「范家大小姐」的大小姐，則由於對弟弟感到歉疚，矢志不嫁服侍弟弟，等到她責任完成，却已是美人遲暮了。

文心淡淡的，帶著憐惜的筆調，試圖爲這些女子說些什麼？面對無可抗拒的命運，女子是否永遠只是犧牲者？

在「英文教師」、「年青的叛徒」、「怒張的太陽」三篇以知識分子爲主角的小說裏，文心捕捉到的是如何一個知識的層面？何種知識分子的心態活動？

「英文教師」描寫英專畢業的姚明，試圖在日本統治之下的臺灣，依靠自己所學的英文，謀一家庭教師的工作。在他謀職的過程中，作者巧妙地反映出：在那個時代裏，部分臺灣人的喪失民族自尊——做爲被統治的人民，被屈辱的心志，反而形成崇洋媚外的心理。

缺乏祖國意識的殖民地百姓，不是註定要被蹂躪的嗎？敏感的知識分子，面對如此局面，其痛心可想而知——「……姚明肚子裏明白：池底的爛東西，並不是人的腦漿，是動物的腸，可憐的小臺灣鯽的腸。」（註八）

「年青的叛徒」與「怒張的太陽」分別寫出兩個不同典型的，除了現實經驗，又多一份知識負荷的「叛徒」知識分子。「年青的叛徒」裏那位高中畢業生，爲了達到上大學的願望，不惜離家出走，設法自立賺取學費；而他有一位外嚴內慈的父親，一條斬不斷的親情。「怒張的太陽」的主人翁，大學畢業，却由於憤恨父親的不負責任，再加上母親逝世，因而抱著

厭世的態度。「知識」無法使他從現實的苦悶超越，却反而使他感受更大更多的無形壓力。他是悲觀的，「哀莫大於心死」的知識分子；前者，則是積極而奮進的年青人。

比起那些活在純粹經驗世界裏的市井小民，具有知識又無法自知識領域中得到快樂的「讀書人」，似乎有著更深沉的悲哀，他們與現實社會的衝突所引起的痛苦也更大。

不論文心所描寫的人物是市井小民或知識分子，他們同樣是卑微無告的一羣，或許他們具有人性的弱點，如嫉妒、勢利、懦弱……，然而他們的本性都是善良的。在多苦難的人世間，他們默默的、勇敢地生存著。時代會改變，文心小說的背景也會更換，可是，人類的奮鬪故事，人世間的悲歡離合，則永遠延續著。

三

前面說過，文心短篇小說的表現手法，大部份是採取傳統的寫作方式——敍述性的語言，情景交溶的描寫，冷靜而寫實。當作者採取這種寫作方式時，常常能够在樸實無華的文筆中，顯示一種清新而細膩的魅力。而少數運用意識流手法表現的作品，如「只能敲一次」、「我的悲劇性的存在」、「花瓶與櫃臺」，文心的表現是失敗的。由於在小說人物意識的流動、轉變之間，作者未能把握清明的思維脈絡，因此，容易使作品顯得混亂、造作。

就主題的把握、思想發掘的深度觀之，文心有些作品顯得很不完整，如：「贏賭」、「迎神之前」、「最後的聚餐」……等，作者只截取事件的某一點，作浮光掠影的描述，而未能使作品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因此，作品本身的生命便相對地薄弱了。

大部份的作品，文心却能運用前述那種幾乎是沒有痕迹的技巧，寫成一篇篇完整的短篇小說。下文將以「生死戀」、「古書店」、「媽媽的雨鞋」、「土地公的石像」爲例，做爲對文心作品的引介。

「生死戀」以第一人稱敍述觀點寫成，藉女主角的回憶，敍述日據時代，一對患難夫妻的情愛與奮鬪，他們經歷了戰爭帶來的生離，死亡造成的永別，然

而在他們之間，永遠存著一條超越時空限制的情感之鍊——「對我而言，生龍活虎的時代已成爲過去。如今我年屆不惑，愈覺生命的可貴。阿海雖已離世，但他的神靈仍與我同在。」（註九）

本篇沒有特殊的結構，奇巧的情節安排；使用的語言雖很平淡，却將患難夫妻的相互諒解、刻骨銘心，以及女主角的堅毅、勇敢……等中國女子傳統的美德表露無遺。

「生死」之戀，不就是永恒嗎？

存在於青年男女之間的眞情，常常是清新而浪漫的；隨著歲月的消逝，這份情感或許會被時間冲淡，或許反而會變得更醇厚、更內斂。這種屬於老年人的初戀之情，也就更可貴而動人了。文心的「古書店」便是藉古書店裏面那種蒼老、緩慢、陳舊的氣氛，烘托出兩位進入暮年的老人之間深藏而眞摯的情感。在氣氛的醞釀上，作者藉老店員整理古書的動作、內心的回憶、老醫生的談話，成功地表現出男主角——老店員的羞澀、忠心、眞誠，還有對女主角那份隱微而深沉濃烈的愛慕之情。同時，女主角——女老闆在經過長久的孤獨之後，突然發現在她身邊，竟存有一份自少女時代就被她忽略了的情感之後，那種驚訝、感嘆、不敢相信的矛盾之情，也刻劃細緻。文心的作品，常常在輕描淡寫中，隱藏著動人心魄的深情，「古書店」可說是代表作之一。

類似「生活小品」的「媽媽的雨鞋」，顯示文心作品的另一風格。

豪雨的黃昏，媽媽穿一雙男用的雨鞋，攜帶雨具到學校接女兒回家，原是一個很平凡的事件。透過文心細緻的描寫，讀者看到的則是一幅母女雨中行的感人圖畫——當母親的顧慮女兒的新鞋弄髒，乃把雨鞋讓給女兒，自己寧可穿著木屐，甚至赤脚，在泥濘的泥路上困難地走著；當女兒的既嫌棄雨鞋的醜陋、笨重，又怕傷媽媽的心，只好勉强穿上，於是：「四隻脚印，在後頭形成了四條直線。先是很深的泥窪，然後被泥水斟滿，只賸下淺薄的輪廓，再然後被我們後面的足跡或車輪蓋過去。我們只默默的，不顧一切的，努力掙扎著向前走去。」（註十）

寫作的題材無所謂好與壞，誠如王國維所說：「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」（註十一），作者寫作態度之誠懇與否才是最重要的。

如果說，作品是作者情感的表現，思維的投影，那麼「土地公的石像」，正是文心對寫作的狂熱與執着的心靈再現。「土地公的石像」敍述一位年邁老人——一位「不像是生來當老闆的，只配做石匠，頂好的石匠，却是頂糟的老闆」（註十二）的雕刻手，在雕過自己的墓碑之後，矢志雕刻一座土地公的石像，一座他雕刻生涯中眞正的藝術雕像，爲此，他歇了生意，甚至忘了自己，成天凝神、思索，醞釀著土地公的形相神態，雖受凍挨餓，而毫無所覺。終於有一天，「他疾揮著槌子，使勁地一槌槌打下去，血絲滿佈的眼睛炯炯有光，但除了一塊頑石，一把鑿子，和一把槌子以外，却一無所見。」（註十三）

任何曾經執着過、狂熱過的心靈，是不難體會出這種渾然忘我的境界的。

四

「『從日文到國文』這段轉換期，我的的確確吃够了很大苦頭！這時都是先用日文思維，在腦子裏譯成國文寫在紙上。難怪寫出來的東西，不是整篇『日本調仔』，就是『臺灣調仔』，一篇寫完又一篇，我像一個傻勁的跳高欄者，跳過一欄又一欄，慢慢把障礙克服了。」（註十四）——這是文心在「命運的起點」文中，對於自己寫作歷程的表白。

語言的障礙，不僅是文心個人寫作的難題，同時也是許多在日本統治之下，只懂得日語，却無機會學習中文的臺灣省籍作家的困擾。臺灣光復後，這些作家像小學生那樣，孜孜不倦的重新學習語言，運用各種方法克服先天的語言障礙，熱切地渴望以自己祖國的語言，毫無阻礙地表達內心的思想與感情。若以今日受過完整而純粹的國語教育者，且多少受西洋語文薰陶的眼光來看，這些省籍作家對於語言的鍛鍊，顯得並不很圓熟；然而以他們那時的寫作條件，能灌溉出如此的花朵，他們那種堅忍不拔、忠於文學的熱忱，是很令人讚賞的。

這些文學國度的拓荒者，既未受過正規的寫作訓練，又無顯赫的學歷，他們作品裏語彙的運用雖有時顯得比較貧乏與粗糙，却因爲未曾飾以濃艷的渲染與

雕琢，而具有一種自然、原始的美感。更因爲如此，讀者看到的便不僅僅是一枝舞弄才華的筆，甚至是斑斑碧血瑩瑩熱淚了；他們是將生命投進文學的洪爐裏，而不僅僅是依靠才華寫作而已。早夭的楊喚如此，貧病交迫的鍾理和、劉非烈如此，以寫作戰勝病魔的文心亦是如此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文心由於一次意外的跌傷，右脚潰爛、腫脹，幾乎變成殘廢。在這段輾轉病榻、四處求醫的歲月裏，文心的精神幾至崩潰——「遙無可期的療養生活，加上漫無希望治癒的心理作祟，我墮進了苦悶的深淵。我的意志一天一天地消沉，精神頹喪，神經也突然尖銳化起來……」（註十五）後來，由於父兄的鼓勵、寫作的啓示，文心終於拾回自己的健康，也成爲文學園地裏辛勤的園丁。

「除了父兄的愛，使我精神飽滿的，是寫作；使我靈魂美化的，是寫作；使我留下這條命的，也是寫作。」（註十六）「活到今天，我別無冀求，只求寫出幾篇像樣的東西」（註十七）——這種心靈的告白，何等坦誠！何等眞摯！

一位深具才華而缺乏誠懇的作者，縱使作品裏才氣橫溢，作品的生命却似劣質的玻璃，徒具光芒而質地脆弱。一位在惡劣的寫作條件下成長的作者，則有若埋進泥土裏的落花生，粗糙的外表，正隱含著豐碩的生命。讀文心的作品，看不到耀目的光彩，却觸及生命的脈搏。

五

在現代文學對於文字運用之更趨藝術化，作品內容更爲深刻、完整，意象塑造更爲繁複、鮮明的籠罩之下，早期拓荒者的成果，彷彿只是一枚不成熟的果實，可是，這枚小小青澀的果實，本植根於一塊貧瘠的土地上，在那險惡的環境裏能够開花結果，原是一羣熱情的園丁，慘澹經營，以生命、以心血灌溉出來的。

或許屬於拓荒者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，然而，活過兩個時代（光復前、光復後）的文學創作者，以他們冷智的觀察力，面對如此動盪的世局、光怪陸離的社會衆生相，不是有更多、更深刻的題材嗎？耕耘文學園地的筆，原是一股汩汩不斷的活泉。

註一：見「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二輯」。民國五十四年十月，文壇社出版。鍾肇政編。

註二：如「三對佳偶」（民國五十七年六月）、「吳沙墾田記」（民國五十七年七月）皆東方出版社出版。

註三：如「泥路」（民國五十七年八月）商務印書館印行。「千歲檜」據文心在「命運的起點」一文所載，應為中篇小說，惜筆者缺此書。

註四：短篇小說集、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初版、東方出版社。

註五：散文、短篇小說合集，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初版，東方出版社。

註六：「我行我歌」第131頁。

註七：「我行我歌」第119頁。

註八：「生死戀」第95頁。

註九：「生死戀」第2頁。

註十：「生死戀」第198頁。

註十一：見王國維「人間詞話」。

註十二：「生死戀」第68頁。

註十三：「生死戀」第78頁。

註十四：「生死戀」第206頁。

註十五：「生死戀」第207頁。

註十六：「生死戀」第208頁。

註十七：「生死戀」第204頁。

◎◎◎◎ 徵求封面

您想不想爲您心愛的書架留下一幀歷史鏡頭？您願不願意，將您最心愛的藏書，讓其他愛書人也分享那一份擁有的樂趣？「書評書目」徵求您家裏「書和書架」的彩色照片做爲本刊封面。規格請一律以（6×6）公分大小（或以同等比例的彩色幻燈片），一經採用，每幀致酬八百元正。